

印順思想的證成與開展（下）

趙汝明

——以《真實與方便》為例——

筆者如此申述，基本上亦充分確認印順法師的重要信念，這就是如作者所引證的：「佛法有一切宗教的長處，有究竟，又有方便，最能適應一切根機。方便的適應，是不可能沒有的，但如過分重視佛法的通俗化，方便與真實不分，偏重方便，那方便就要轉化為佛法的障礙了！」¹⁵明乎此，吾人也許可以進一步設問：何等模樣的宗趣與教證是印順法師予以應然地判定？而所謂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的究竟歸結，印順法師在其相關的著文中又有何具體的推定？於頁前作者大抵皆有一清晰的引述，此則引述的綱目，名為「印順法師理解『真實』與『方便』的教證依據」。有關其重要的內容到底如下？作者亦有相當詳盡的徵引¹⁶，此等見解縷述如下：

佛教為人類最高智慧所成立，佛是一切智者。在一切宗教中，像明月在星群中一樣，明光獨耀。在過去，佛法為了適應部

分的眾生，有許多不了義的方便，但這無損於佛法的真義。但問題是：修學者要能善於簡別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的分際，印順法師對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的判斷準繩就很值得我們參考。

（頁二八一）

智慧、慈悲、方便三門，可總攝為般若、方便——二智。般若要義在無我，照一切法性空。不破我、我所執，終非智慧。方便中以巧方便迴向為最上方便，方便即善巧妙用，從般若來，經稱先得般若，後得方便。今總攝為般若、方便兩門，其慈悲一門，即為方便所攝。因慈悲由般若生，與方便同也。

（頁二八八）

這二項文義，應當可以窺見到佛法的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之間所關涉著的宗趣與教證，究竟如何確認此一論旨？作者給予的解說甚為切當而可取。於此，接著再說到在佛教義理的範域上，「般若」與「方便」的關係若肯定會呈現特殊的意義，則其理據何在？此點作者

於有關章節中，皆已詳釋一二。至於所謂「般若爲道體，方便即般若所起的善巧妙用」，要是有它應然的意涵，則這又是甚麼？筆者泛讀該章諸多引證，可以肯定地申明一下，作者給予的表詮面向可謂非常充盈，亦很明確。依此，歸結而言，皆具有一定的準繩。這些評說就筆者看來，應當可以在相關的文義中得到共鳴¹⁷，此等甚有深度的表詮，筆者續以簡述一下：

就「般若與方便」兩者相互作用言。根本智（般若）證真，方便（後得智）達俗，方便是般若的妙用，是般若成就以後所引發的。論理，方便不異般若，即般若的妙用。但甚深的「般若波羅蜜法門」，要勸發一般人來信受，並不容易，所以除了適應當時寫經的風氣，以讀誦、書寫、供養經卷爲方便，更廣說現世功德，以適應一般信眾的需求。……此外，誦大乘經，稱念佛、菩薩名號，其作用與持咒相同，於是此類方便行便大大流行起來，使得「般若」與「方便」的關係變質，此時的「方便」已不再是「以金製成的莊嚴具」，其「成色」已不純已（頁二九一）

其次，說佛法因方便而衍諸多流弊，此點亦是印順法師深切關注的。因爲從思想傳遞的角度來審視，佛法自身的開展皆在某程度上，必然地會受到諸多情境的

牽引，而並非一體平鋪的顯現出來，此中因由應該是不難明白的。印順法師對此之所以格外關注，究其理據，皆是要肯定佛教思想的發展，應當是一動態的顯現，而其傳衍的歷程，亦應當是一動態的標定。印順法師對此所謂「顯現」或「標定」，卻有另一深層的看法，其認為：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的發展脈絡中，吾人自當可以就相關的狀況，窺見到若干程度上的傾向，此點於該書第五章作者亦臚列這二則很有辨解意味的綱目，予以推究。這二則綱目分別定名爲「佛法因方便而衍生的現象」，以及「如何料簡『方便』以達『真實』？」筆者順此作一淺說，覺得作者所論列出來的理據是相當可取的。因此，總括而言，吾人應當有理由指出：這二則具有辨解與判攝的文義，大抵可視爲該書的重要引證——指涉著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之抉擇的究竟意義所在。再者，從該書相關的理趣而言，吾人固然可以提問：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之間在整體佛法的了解上，具有甚麼重要的關涉意涵？這一點就筆者看來，明顯地亦當可以在作者此則綿密而完備的詮釋中，得以充分的了解。因爲依照作者論列出來的理據，確實是如此。於該章末段有關正文的詮釋，便多達三十餘個，以此作一通貫而深入的解說，就筆者看來，無疑地亦會得到有識之士肯定與

稱賞。如是說此等通貫的詮釋，究竟如何¹⁸？筆者可以就此引括一下：

將印度佛教思想史上由「佛法」以迄「初期大乘」、「後期大乘」的發展脈絡清楚標出。「初期大乘」著重勝義法性的契入，所以能不離煩惱、不著煩惱，在生死海中利益眾生。本著這種信念攝化眾生，就處處可行方便。又為顧及通俗普及，以信為先的方便道，就逐漸發展起來。（頁二九五。按此段文義涉及印度佛教）

說境唯心現，因為眾生偏執外境為實有，偏執主觀心識會隨客觀環境而轉。為針對此種偏執，使眾生了達外境非實，故特強調主觀心識，這只是對治悉檀。若因此而執為真實心或真常心，那不過是婆羅門教的舊思想而已！

（頁二九七。此段文義的綱領如前）

印順法師認為，中國佛教為「圓融」、「方便」、「真常」、「唯心」、「他力」、「頓證」等所困，已奄奄無生氣，「神秘」、「欲樂」之說，日有泛濫之勢，「無往而不圓融」、「無事而非方便」成為中國佛教的特色。……所以印順法師說，東方的精神是寬容的，但佛法每因寬容而引出流弊，這是佛教徒不能把握佛陀創教精神而導致的後果。

（頁二九九。此段文義涉及中國佛教）

需要從佛教前後的發展，彼此同異中，掘發釋迦真諦。吐棄不適於時代的附著物，淨化佛教，接受各部、各宗、各派的教義，以適應新時代，實現釋迦化世本懷。（頁三〇七。此段文義涉及如何料簡「方便」以達「真實」）

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，本是佛教應有的精神。但問題在：怎樣取捨呢？依印順法師之意，就是達到某一階段，如有更好、更適合的就提倡，不適合的就捨掉。……印度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並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。大乘的應運而盛行，雖帶來新的方便適應，「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；但大乘的真精神，要能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。

（頁三一〇。此段文義的綱領如前）

六、餘語：有關論旨的推行

該書標別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的分際而為究竟取向，作者基本上已作出很恰切的理據。讀者諸君綜觀全書的表述方式，很容易的會產生如此看法，這就是在論題方面，作者給予的辨解向度是非常清晰的；學界時賢讀畢該書，必定亦有如此觀感，這就是在內容表詮方

面，作者舉示出來的理證是非常明確的。此等認知應當是很適切呢！印順法師是當今少數著作等身的高僧，其博厚而妙奧的思想，在近現代佛教教學壇上，尤見獨到。

要對這位千餘年以來難得的佛教名人有穩當的了解，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此中原委，當然是源自那些約定俗成的慣性認知這方面。印順法師獨具睿智的批判精神，致使其思想格局與傳統以來的格範，呈顯著諸多差異。因此，以保守派自居的學人質疑甚至指斥印順自家的思想，應該是不難明白的。然而，作者對印順思想給予如此穩當的肯定，這些情況於該書各章縝密而精緻的詮釋中，已經有所標定。筆者再三披讀有關論旨，察覺到這些論旨底蘊所推衍出來的意涵，皆有適切的時代性。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是全書解說的綱領，作者深諳辨正的技巧，而以此作一推衍，這是很可取的。職是之故，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些二種意涵，作者得以開展出來，大抵而言亦是有根據的，此即是就太虛大師的解釋來說明。於第六章一則文義中，作者給予的理據是這樣的：「印順法師探求佛法，是受到太虛大師的啓發，出發於『求真』與『適今』的原則。此地所謂的『求真』與『適今』，就是本書探討主題『真實』與『方便』的另外一種說法。」¹⁹

至於該書撰作的方式又如何？依筆者之見，應當

可以援引甚有「意味」一詞來形容。復說，該書對肯定印順思想的學人而言，總該可以得到諸多啓迪，此中當然會涉及著重要的理念——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這一諦義的分際，應當如何安立？作者對此大抵已有所標別與評斷。又抑有時賢，欲要探討印順思想的特色與宗趣，該書總括而言亦能兼備多項功能，其中不乏就是學術性的辨解意味甚為明顯，此點作者已做出很可觀的成果，因為就有關章節的文義來看，條貫綿密的詮釋，以及專書著文的廣泛徵引，實可足以為證。倘若要說該書尚有疏漏之處，筆者認為可能會來自某一端、某一則的詮釋吧！不過，此點就筆者看來，似乎並無明顯的跡象可尋。該書頁前論列一篇序文，是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昭慧教授撰寫的，這篇很有深度的序文，可讀性甚高，於此就讓筆者援引一二，以便結束本文的解讀：

作者一方面入乎其內地對印公導師的所有著作，依於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的兩大主軸，作了通盤掌握與要點敘述，另一方面又出乎其外，宏觀印公導師所處的時代、社會與師承背景，依此解明：印公思想是如何承前，如何啓後，如何上探實義，如何抉擇方便，又如何推陳出新。因此本書作者不啻是在印公思想的導引之下，給了我們一張達致「契理、契機」目標的簡明地圖。

註：

15. 作者給予的解釋，基本上皆很有格範，亦很可取。
16. 此處臚列出來的文義申明，其相關內容分別置入「印順法師理解『真實』與『方便』的教證依據」、「佛法因方便而衍生的現象」等綱目上。
17. 有關一系列的判定，作者所標別的理據甚為精密。譬如，就中國佛教方面，作者所提揭出來的見解甚為諦當。
18. 讀者諸君可以泛閱第五章的第四十四至六十六詮釋，便有明確的了解。
19. 這些理據是很扼實、很穩貼的。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有它獨特之處，該書所論列的大抵是對的。
20. 此處自可參見該書頁前昭慧法師的長序。筆者認為相當有啟發性，此誠如序文中所言：「印公思想在此最大的貢獻，是爬梳教理而抉發深義。」

紀念音樂會「恩重山丘」緬懷黃友隸

國寶音樂家黃友隸被藝文界尊稱「音樂菩薩」，今年七月四日辭世，晚年他用藝術手法寫出許多教化人心的佛曲。

二十七日中華文化產業發展協會將在國家音樂廳舉行「恩重山丘——黃友隸紀念音樂會」，透過他的音樂表達追思之意。

中華文化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呂麗莉表示，黃友隸教授晚年定居高雄，因認同佛教的慈悲心，創作出許多教化人心的佛曲，音樂會除了演出〈恩重山丘〉，還將有〈三寶歌〉、〈心經〉、〈曹溪聖光〉、〈牧牛圖頌〉等佛曲，以及他最膾炙人口的〈當晚霞滿天〉與〈杜鵑花〉。

黃友隸於十年前就已預立遺囑，身後所有作品不計版權、任由後人傳唱。呂麗莉表示，這場紀念音樂會售票收入

扣除必要開支後，將成立「清寒音樂人獎學金」，以資助傑出的音樂學生。

由圓照寺住持敬定法師填詞、黃友隸譜曲的合唱大組曲〈恩重山丘〉，是敬定法師，當年因為看到逆子砍殺父母三十六刀的新聞，有感於應該弘揚孝道，加上佛教有《父母恩重難報經》，便據此編作了以台語吟唱的〈恩重山丘〉歌詞，透過她一字一句念出與翻譯，再由黃友隸創作出台語的佛曲，且不到一個月就完成全部組曲。

黃友隸經常替合唱團、佛教團體編寫樂曲，一九九七年，黃友隸因腳傷，加上隻身在台，曾在圓照寺療養；二〇〇九年，他跌倒後站不起來，敬定法師再度把他接到寺內照顧，直到壽終。